

周禮正義

冊九

皇清王統

卷一

周禮正義卷五十四

瑞安孫詒讓學

夏官司馬第四

鄭目錄云象夏所立之官馬者武也言爲武者也夏整齊萬物天子立司馬共掌邦政政可以平諸侯正

天下故曰統

疏夏官司馬第四者阮元云唐石經作第七非鄭目錄云象夏所立之官者司馬於六官爲第四於四時

當夏故象之而稱夏官大戴禮記千乘篇云司馬司夏以教士車甲云馬者武也言爲武者也者說文馬部云馬怒也武也左襄六年傳

宋平公謂華弱爲司武杜注云司武司馬教文聚職官部引韋昭辯釋名云大司馬馬武也大總武事也白虎通義封公侯篇云司馬主

兵不言兵言馬者馬陽物乾之所爲行兵用焉不以傷害爲文故言馬也云夏整齊萬物者鄉飲酒義云夏之言假也養之長之假之仁

也釋名釋天云夏假也寬假萬物使生長也養長與整齊義相成故亦爲整齊萬物也云天子立司馬共掌邦政政可以平諸侯正天下

者掌邦政敘官文平諸侯正天下卽所以整齊之此明象夏立官之義云故曰統六師平邦國者平邦國亦敘官文六師卽天子六軍詳

後疏

周禮 鄭氏注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乃立夏官司馬

使帥其屬而掌邦政以佐王平邦國

政正也政所以正不正者也孝經說曰政者正也正德名以行

道疏

使帥其屬而掌邦政以佐王平邦國者大率大典云四曰政典以平邦國是也注云政正也政所以正不正者也者政正聲

類同論語顏淵篇云政者正也釋名釋言語云政正也下所取正也管子正篇云正之服之勝之飾之必嚴其令而民則之曰政案此即鄭目錄政可以平諸侯正天下之義引孝經說曰政者正也正德名以行道者賈疏云是孝經緯文亦是正者先自正己之德名以行道則天下自然正引之以證正不正之政官之屬大司馬卿一人小司事案鄭凡引緯皆稱說詳大司樂疏

馬中大夫二人軍司馬下大夫四人輿司馬上士八人行司馬中士

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六人胥三十有二人

徒三百有二十人

輿衆也行謂軍行列晉作六軍而有三行取名於此

疏大司馬卿一人者政官之正也書顧命成

王召六卿僞孔傳謂畢公爲司馬詩淇奥孔疏引鄭注同又毛詩大雅常武傳云程伯休父始命爲大司馬並即大司馬卿也云小司馬中大夫二人者政官之貳也大射儀有司馬正賈彼疏謂即小司馬又有司馬師亦司馬之屬官也云軍司馬下大夫四人者政官之攷也國語晉語悼公使魏絳爲元司馬在輿司馬之上蓋卽此軍司馬韋注亦云中軍司馬也江永云晉制敘軍將佐之後有司馬猶之軍司馬也云輿司馬上士八人者晉語悼公使藉偃爲輿司馬卽此官也云府六人史十有六人胥三十有二人徒三百有二十人者賈疏云此序官從大司馬至府六人其數與諸官同自史以下則異諸官皆云史十二人胥十二人徒百二十人獨此官史十有六人胥三十有二人徒三百二十人與諸官異者以大司馬大總六軍軍事尚嚴特須監察故胥徒獨多

注云輿衆也者淮南子兵略訓云收藏於後

遷舍不離無淫輿無遺輜此輿之官也許注云輿衆也候領輿衆在軍之後者賈疏云按左氏傳僖二十八年晉侯聽輿人之誦是輿爲衆之義也云行謂軍行列者毛詩周南卷耳實彼周行傳云行列也云晉作六軍而有三行取名於此者賈疏云左氏僖二十八年傳云晉侯作三行以禦狄注云晉置上中下三軍今復增置三行以辟天子六軍之名以所加三軍者謂之三行彼名軍爲行取於此行司馬之名也易被云左傳魯會晉師于上鄆輿帥受一命之服晉享六卿于蒲圃輿尉受一命之服所謂輿者車也晉作三行以禦狄其後晉中行穆子與無終及羣狄戰于太原毀車爲行所謂行者徒也成周師田之法險野徒爲主易野車爲主於是設二司馬之屬專掌車與徒之任黃度亦云輿司馬掌車行司馬掌卒軍司馬兼掌之詒讓案易氏據左成二年昭元年傳證輿爲車行爲徒左傳杜注亦謂輿帥主兵車其說可通蔣載康林喬蔭說亦同竊疑詩唐風彼汾沮洳有公路公行公路卽輿之長帥公行卽行之長帥與此輿行兩司馬義同惜諸職并亡無可質證附著於此以備一義

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二千有五百人爲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爲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爲卒卒長皆上士二十有五人爲兩兩司馬皆中

士五人爲伍伍皆有長

軍師旅卒兩伍皆衆名也伍一比兩一閭卒一族旅一黨師一州軍一鄉家所出一人將

帥長司馬者其師吏也言軍將皆命卿則凡軍帥不特置選於大官六鄉之吏自鄉以下德任者使兼官焉鄭司農云王六軍大國三軍

次國二軍小國一軍故春秋傳有大國次國小國又曰成國不過半
 天子之軍周為六軍諸侯之大者三軍可也詩大雅常武曰赫赫明
 明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師皇父整我六師以修我戎既徹既戒惠
 此南國大雅文王曰周王于邁六師及之此周為六軍之見于經也
 春秋傳曰王使號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為晉侯此小國一軍之見于
 傳也百人為卒二十五人為兩故春秋傳曰廣有一卒卒偏之兩
 疏凡制軍者此經宋以來版本並不跳行今從唐石經孔繼汾謂若
 地官鄉老鄉大夫鄉吏之比是也此王及邦國治軍之制及將吏
 爵等之差制軍者謂平時計戶任民以豫定其軍籍也江永云春秋
 時晉作二軍三軍三行新軍六軍魯作三軍舍中軍皆於平時作之
 為中軍為上軍下軍人有所隸之軍軍有所統之將非待出軍時始
 作之案江說是也云萬有二千五百人為軍者一軍五師之人數也
 此軍師旅卒兩伍以下人數穀梁襄十一年范注左傳昭八年杜注
 引司馬法文並同彼本出於夏官官法之遺也國語齊語管子作內
 政以萬人為一軍又說文車部云四千人為軍亦與此經不合未知
 所據云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者玉海食貨引三禮
 義宗云天子六鄉六遂故有十二軍諸侯三鄉三遂故有六軍次國
 二鄉二遂故有四軍小國一鄉一遂故有二軍鄉為正軍遂為副倅
 故云天子六軍諸侯大者三軍次二軍小一軍皆據正軍而言不數
 副倅賈疏云此大國次國小國者皆以命數同者軍數則同則上公
 為大國侯伯為次國子男為小國也魯是侯爵而魯頌云公徒三萬
 注云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大國三軍合三萬七千五百人言三萬者
 舉成數也然當僖公之時其實二軍故襄公十一年作三軍則前無
 三軍矣若僖公時有三軍則中間應有舍文注詩為三軍者作詩之
 人舉魯盛時而言若然魯公伯禽之時則三軍矣魯語季武子為三
 軍叔孫穆子曰不可又云今我小侯也明大侯之時有三軍矣鄭答

林碩爲二軍之大數者以實言之也白虎通義三軍篇云國必三軍何所以戒非常伐無道尊宗廟重社稷安不忘危也三軍者何注法天地人也穀梁傳曰天子有大軍諸侯一軍諸侯所以一軍者何諸侯蕃屏之臣也任兵革之重距一方之難故得有一軍也案班引穀梁說者據襄十一年傳云古者天子六師諸侯一軍蓋師軍散文通稱范注以六師爲萬五千人非傳義也古書說天子皆六軍惟侯國軍制文多錯互公羊隱五年何注云禮天子六師方伯二師諸侯一師疑卽本穀梁說三略中略云諸侯二師方伯三師則疑以方伯當大國諸侯當次國然又無小國諸文並與此經不合春秋繁露爵國篇又謂公侯大國四軍其一軍以奉公家凡口軍三次國小國亦口軍三但口數遞減附庸則口師三此制古所未聞尤不足據周書武順篇云五伍二十五曰元卒一卒居前曰開一卒居後曰敎左右一卒曰閭四卒成衛曰伯三伯一長曰佐三佐一長曰右三右一長曰正三正一長曰卿三卿一長曰辟此疑亦論侯國三國之制其一元卒卽此經之兩一伯卽此經之卒數同而名異自伯以上各以三遞乘至辟而領二萬四千三百人則與此經大國三軍之數遠不相應不足取證云軍將皆命卿者江永云鄉出萬二千五百人爲軍軍帥命卿卽鄉大夫亦卽王朝之六卿也詒讓案六軍出於六鄉其軍將以下卽六鄉之吏也至出軍征伐則王於軍將之中特命一人爲統帥而鄉吏之中閒有不任武事者則或依爵秩易置之六鄉制軍命將之法蓋大略如是其六遂及都鄙雖無豫定之軍籍而或遇征伐事多及師不功六軍不足用則亦調發及之其軍制及卒伍之等數亦當與六鄉略同云二千五百人爲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爲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爲卒卒長皆上士者江永云州出二千五百人爲師師帥中大夫卽州長也黨出五百人爲旅旅帥下大夫卽黨正也族出百人爲卒卒長上士卽族師也云二十有五有五人爲兩者舊本周禮正義五十四

並說有字惟唐石經作廿有五入爲兩今據補此以車一乘爲名也
 書牧誓敘孔疏引風俗通云車有兩輪故稱爲兩蓋兩卽車一乘之
 名故毛詩召南鵲巢傳云百兩百乘也在軍則以五伍共衛一車因
 謂二十五入爲兩孔廣森云古者車戰故賦輿之法以乘爲主而周
 禮萬二千五百入爲軍不言其車數以詩考之軍蓋五百乘乘蓋二
 十五入天子六軍而采芑曰其車三千魯僖公時二軍而魯宮曰公
 車千乘五百乘爲軍是其明證周法五入爲伍五伍爲兩兩之言輒
 也二十五入而車一輛百乘成師則二千五百入五百乘成軍則萬
 二千五百入然此唯六卿制軍之數如是其郊遂以外并地制賦所
 謂甸出長轂一乘者與此不同案孔說甚塙古說兵車卒伍多誤援
 丘甸一乘七十五入之法釋制軍之車乘詩小雅采芑云其車三千
 師千之試鄭箋云戎車三千乘其士卒皆有佐師扞敵之用司馬法
 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入宣王承亂羨卒盡起孫子作戰
 篇云凡用兵之法馳車千輛革車千乘帶甲十萬吉天保集注引曹
 操云馳車輕車也駕駟馬革車重車也言萬騎之重也一車駕四馬
 卒十騎一重養二入主炊家子二入主保固守衣裝廢二入主養馬
 凡五入步兵十入重以大車駕牛養二入主炊家子一入主守衣裝
 凡三入也帶甲十萬士卒數也又引杜牧云司馬法曰一車甲士三
 入步卒七十二入炊家子十入固守衣裝五入廩養五入樵汲五入
 輕車七十五入重車二十五入故二乘兼一百入爲一隊又引張預
 云曹公新書云攻車一乘前距一隊左右角二隊共七十五入守車
 一乘炊子十入守裝五入廩養五入樵汲五入共二十五入攻守二
 乘凡一百入李靖問對引新書說同今案孫子曹注家子二人當作
 一入依其說則輕車一乘卒步騎共二十入又養家子廩共五入通
 二十五入其重車一乘則惟有養二入家子一入共三入而已而曹
 氏新書說攻車每乘三隊守車每乘一隊隊各二十五入攻車卽輕

車守車卽重車也依孫子注說則輕重車二乘共二十八人兩車各
自有廩養等依新書說則輕重車二乘共百人輕車之廩養卽以將
重車二書同出曹氏而所計之數絕不同攷孫子注本以養二人主
炊此與公羊宣七年何注云炊亨曰養正合自是古義而家子與廩
各自有所職今張李所引新書乃以炊家子爲一廩養爲一竟似襲
孫子注而失其句讀者其不出曹氏殆無疑義杜牧所說兵車一乘
七十五人與采芑箋引司馬法同所說重車一乘二十五人則自據
曹氏新書說與所引司馬法本不相冢而後人乃并指爲司馬法佚
文不知先秦古書安得有炊家子句讀之謬哉後人說車乘人數並
以杜說爲真出司馬法莫能辨證疏矣金鶚駁鄭詩箋說云夫天子
六軍七萬五千人耳今用一十八軍二十二萬五千人古者用兵未
有如此之多王者起徒役無過家一人而謂羨卒盡起其不合者一
也闕宮云公車千乘公徒三萬夫一乘七十五人是千乘當有七萬
五千人何言三萬此詩盛誇魯之彊豈反少言之乎鄭箋云大國三
軍合三萬七千五百人言三萬者舉成數也不知以三軍言每乘七
十五人止須五百乘與公車千乘不合且凡舉大數皆舉所近若是
三萬七千五百人當言四萬不應退減其數而言三萬也其不合者
二也孟子言武王伐殷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虎賁甲士也若每
兩甲士三人則三百兩當止九百人若統士卒言之當有二萬二千
五百人何止三千其不合者三也大司馬軍師旅卒兩伍此戰陳不
易之法春秋時猶然四兩爲卒二兩則爲卒之半配偶均齊今以三
兩爲一乘則不得以四兩爲卒推而上之旅與師軍之法皆亂矣其
不合者四也然則一乘七十五人必不可用之戰明矣周官言五伍
爲兩兩者車一乘也蓋兵車一乘甲士十人步卒十五人甲士二伍
步卒三伍十卒不相雜也凡用兵選其強壯有勇者爲甲士又選其
尤者使居車上左人持弓矢主射右人持矛主擊刺中人主御是爲

甲首左傳言獲其甲首三百甲首者甲士之首也三百人則三百乘也餘甲士七十人蓋在車之左右步卒十五人蓋在車之後也以二十五人爲一乘按之諸書皆合方叔南征車三千乘每乘二十五人三千乘得七萬五千人人是王六軍之制也春秋襄十一年作三軍明以前無三軍闕宮詩言公徒三萬僖公時止二軍也二軍二萬五千人言三萬舉大數也抑或兼將重車者言之每乘二十五人則千乘適二萬五千人是爲二軍併將重車者計之適三萬也孟子言武王虎賁三千人是甲士三千每乘車甲士十人故革車三百兩也韓非子言武王素甲三千與紂戰亦一證也又左氏閔二年傳云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管子乘馬云一乘四馬白徒三十人奉車兩皆無不合周官伍兩卒旅之制更無論矣至齊語云五十人爲小戎此乃管仲變易周制然五十人是二十五人之倍則卽變法之中亦可以知古法也左成元年疏謂對敵布陳必用大司馬伍兩卒旅之法非一乘車七十五人此足以證諸說之謬案金說尤覈黃以周謂周書武順二十五人爲元卒卽詩之元戎亦足證孔金之說至兵車一乘各以重車一乘載任器又兵車每乘有養家子廢五人非卽將重車之人並當以孫子注說爲正杜牧及李靖引曹氏新書說不足據也司馬法革車一乘士十人者謂甲士徒二十人者步卒十五人加以廢養等五人也將重車人自有廢養三人御及牽傍又不在此數要不可以兵車之徒充之矣廢養等五人雖亦通謂之徒而不在正卒之數故此經以二十五人爲兩此與魯頌司馬法文本無干涉管子乘馬篇說徒三十人奉車兩亦與司馬法同山至數又云二十七人而奉一乘十當爲五之誤此蓋不兼廢養言也至孫子馳車一駟甲百人疑春秋以後侯國之別制曹氏萬騎之說尤非古制與此經卒兩之數不能強合也漢唐諸儒釋車乘人數率牽於司馬法一乘七十五人之文故坊記孔疏引五經異義說以魯頌公車千乘謂大總計地

出軍公徒三萬謂鄉遂兵數不知魯頌正是一乘三十人之制也司馬法所謂一乘七十五人者據漢書刑法志及詩小雅信南山孔疏乃都鄙計井出車之法與出車一乘三十人者不同杜牧張預攻之不審乃以一乘七十五人為制軍出戰之常法以傳合孫子之義是合鄉遂比閭都鄙丘甸為一法說皆必不可通至司馬法丘甸出車徒之法雖與鄉遂不同而出軍則亦以二十五人為一乘與鄉遂無異六鄉之士卒出於鄉里而兵車大車馬牛出於官將重車之人蓋出於四郊六遂之士卒出於遂邑車馬牛亦出於官將重車之人蓋出於近遂之公邑所謂出兵而不出車也若都鄙則車徒馬牛及將重車者並出於丘甸所謂出車而兼出兵也蓋都鄙軍籍雖不豫定至有事征調及之則亦必以都鄙之卒配都鄙之車其不能易伍兩之制可知矣互詳小司徒疏又案左隱十一年傳鄭伯使卒出殯行出犬難以詛射穎考叔者杜注云百人為卒二十五人為行行亦卒之行列則又以兩為行未知何據云兩司馬皆中士者江永云閭出二十五人為兩兩司馬中士即閭胥也云五人為伍者通典兵引司馬穰苴云凡立軍一人曰獨二人曰比三人曰參比參曰伍五人為列案比參不能成列故軍法必自伍始云伍皆有長者賈疏云伍長是比長下士不言皆下士者以衆多官卑故略而不言也詒讓案制軍始於伍五伍而成一兩以伍兩車乘之數計之每軍蓋為車五百乘士萬二千五百人凡軍將一人師帥五人旅帥二十五人卒長百二十五人兩司馬五百人伍長二千五百人六軍共車三千乘士七萬五千人凡軍將六人師帥三十人旅帥百五十人卒長七百五十人兩司馬三千人伍長一萬五千人六國三軍車千五百乘士三萬七千五百人次國二軍車千乘士二萬五千人小國一軍車士如上每軍之數其軍將以下並如王國之制其都數則依軍遞減也此六軍三千乘三軍千五百乘二軍千乘一軍五百乘並立鄉制軍之籍

法有增減如魯則初爲三軍後減爲二軍春秋時復增減不常晉則初爲二軍春秋初減爲一軍後又增爲三軍六軍是也軍增則鄉亦增軍減則鄉亦減可以隨時改易若計井出賦則百井一乘有一定之率方千里者出車萬乘方三百十六里有奇者出車千乘地無加割則賦亦無贏胸故公五百里出賦止九百乘而制二軍乃千乘子二百里出賦止四百乘男百里出賦止百乘而制一軍乃皆五百乘所以出賦少而出軍多者軍以鄉制一家出一人賦以井計八家出一人兩法不相妨也若然五等之國唯侯四百里出賦與制軍皆千乘爲偶合耳是則制軍與出賦兩不相謀而立鄉與計井之不能通爲一法亦明矣 注云軍師旅卒兩伍皆衆名也者小司徒注義同云伍一比兩一閭卒一族旅一黨師一州軍一鄉家所出一人者明一軍卽一鄉一萬二千五百家所出也賈疏云鄭以經伍兩卒旅師軍皆據在鄉內民數而言者以其凡出軍皆據六鄉爲數是以小司徒云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是以鄭據在鄉之數而以家一人結之也孔廣森云郊外之軍賦馬牛車輦旗鼓戈盾皆出自私家六鄉之軍則自公家給之於民無取焉其車車僕之所共也其兵司兵之所授也其馬與牛牧田牛田之所秣也所資於民者家出一卒而已云將帥長司馬者其師吏也者將卽軍之師吏帥卽師旅之師吏長卽卒伍之師吏司馬卽兩之師吏也通言之將帥司馬皆爲兵卒之長故書牧誓云千夫長百夫長孔疏引鄭書注云師師旅帥也云言軍將皆命卿則凡軍帥不特置選於六官六鄉之吏者以六官之卿及六鄉之卿大夫並爲命卿出軍時則於此十二卿中選擇以爲軍帥也書甘誓大戰於甘乃召六卿毛詩大雅棫樸及禮記曲禮孔疏引鄭書注云六卿者六軍之將周禮六軍皆命卿則三代同矣續漢書百官志劉注引劉劭爵制云古者天子寄軍政於六卿居則以田警則以戰

素信者與衆相得也故啓伐有扈乃召六卿大夫之在軍爲將者也及周之六卿亦以居軍在國也則以比長閭胥族師黨正州長鄉大夫爲稱其在軍也則以卒伍司馬將軍爲號所以異在國之名也案劉氏謂軍將卽以六卿大夫爲之蓋據平時常法而言六韜農器篇亦云田里相伍其約束符信也里有史官有長其將帥也此並言鄉吏卽可爲軍將也賈疏云鄭云選於六官者謂王朝六卿此六卿之將還選六卿中有武者爲軍將也又別言六卿之吏者據六卿大夫及州長黨正族師閭胥比長中有武者今出軍之爵還選在鄉所管之長爲軍吏也鄭必知還遣本長爲軍吏者見管子云因內政寄軍令且經並據在鄉時尊卑而言故知因遣其鄉之官而領之也是以州長職注云掌其戒令賞罰則是於軍因爲師帥自黨已下注皆云因爲旅帥因爲卒長閭胥以下雖不言因爲義可知江永云軍將皆命卿如春秋時晉國之制則是以六官之長爲軍將矣然則元帥必冢宰乎觀宣王命將出師有其人不必六卿之長則亦惟王所命也黃以周云武王伐紂用三軍誓曰御事司徒司馬司空是軍帥以正卿治事之塙證詒讓案國語說管子制齊士卿十五公卿五鄉爲中軍國子高子各帥五鄉爲左右其制與此經不合而以軌長里有司連長鄉良人等帥其衆則與此經鄉吏爲長帥略同又魯語叔孫穆子曰天子作師公帥之以征不德韋注云師謂六軍之衆也公謂諸侯爲王卿士者也周禮軍將皆命卿據韋說則彼公卽此經命卿也云自鄉已下德任者使兼官焉者謂師帥以下軍吏則專選鄉吏中州長以下德任者兼之不選六官貳玖以下官也賈疏云按大司馬云師都載旃鄉遂載物鄭云鄉遂大夫或載旃或載物衆屬軍吏無所將則自鄉已下至伍長有武德堪任爲軍之吏者乃兼官兼官者在鄉爲鄉官在軍爲軍吏若無武德不堪任爲軍吏者則衆屬他軍吏身不得爲軍吏是無所將也是以詩云韎韐有奭以作六師鄭云

諸侯世子除三年之喪未遇爵命服士服而來時有征伐之事天子以其吏任爲軍將是代爲軍將之事則王朝之官有武德者皆可代爲軍吏也鄭司農云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故春秋傳有大國次國小國者明此三等侯國與左傳同也賈疏云春秋成三年冬十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公問諸臧宣叔曰中行伯之於晉其位在三孫子之於衛也位爲上卿將誰先對曰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上下如是古之制也衛在晉不得爲次國晉爲盟主其將先之丙午盟晉丁未盟衛蓋指此爲大國次國小國也云又曰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周爲六軍諸侯之大者三軍可也者左襄十四年傳云晉侯舍新軍禮也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周爲六軍諸侯之大者三軍可也杜注云成國大國也案鄭王制注以方五百里者爲大國方四百里三百里者爲次國方二百里及百里者爲小國賈疏本彼注義謂公爲大國侯伯爲次國子男爲小國晉侯爵以霸主得置三軍是謂侯未成國三軍非其本制左傳孔疏則據大宗伯七命賜國注云方四百里以上爲成國謂此經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當以公侯爲大國伯爲次國子男爲小國也諸侯五等唯有三等之命伯之命數可以同於侯其軍則計地大小故伯國之軍不得同於侯也是孔謂晉於正法得置三軍今攷大宗伯注本作方三百里以上爲成國孔所據乃誤本也然則彼注成國本兼伯言之竊疑左傳成國亦當通公侯伯而言彼云不過半天子之軍明有不及半者亦得爲成國也先鄭引左傳之意或亦如是但晉侯爵爲次國正法不得立三軍則當如賈說魯頌公車千乘亦止二軍卽其證也又案凡制軍之數與鄉遂必相應魯於正法止有二軍而書費誓有三郊三遂則本有三軍國語魯語韋注云魯伯禽之封舊有三軍其後削弱二軍而已不知何據竊意魯

初三軍或伯禽特受褒賜非常制也其後世復侯國之常制乃減爲二軍故穀梁昭五年舍中軍傳云貴復正也范注云魯次國舊二軍是也若詩箋以魯僖千乘爲卽三軍則金鶚已糾其誤矣引詩大雅常武曰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師皇父整我六師以修我戎旣傲旣戒惠此南國者釋文云傲本亦作敬案毛詩本作敬手傳云赫赫然盛也明明然察也王命南仲於大祖皇甫爲大師鄭箋云南仲文王時武臣也顯著乎昭察乎宣王之命卿士爲大將也乃用其以南仲爲大祖者今大師皇父是也使之整齊六軍之衆治其兵甲之使命將必本其祖者因有世功於是尤顯大師者公兼官也敬之言警也警戒六軍之衆以惠淮浦之旁國謂勅以無暴掠爲之害也又引大雅文王曰周王于邁六師及之者大雅棧棧篇文在文王之什故引稱文王也毛傳云天子六軍鄭箋云于邁行及與也周王往行謂出兵征伐也二千五百人爲師今王興師行者殷末之制未有周禮周禮五師爲軍軍萬二千五百人賈疏云此經言軍而詩云師者此皆軍也故鄭答林碩云軍者兵之大名軍禮重言軍爲其大悉故春秋之兵雖有累萬之衆皆稱師詩云六師卽六軍也然軍旅卒兩皆衆名獨舉師者故易師彖云師貞丈人吉无咎軍二十五百人爲師丈之言長也以法度爲人之長故吉无咎謂天子諸侯而主軍軍將皆命卿天子六軍兵衆之名移矣止言師者出兵而多以軍爲名次以師名少旅爲名言師舉中言之也由此言之故以師爲大名不言軍爲其大悉不言旅爲其中故以師表名見其得中以兼上下言多以軍爲名謂征伐次以師爲名謂君行師從少以旅爲名謂卿行旅從之時也案賈說是也棧棧六師之義傳箋不同先鄭此注引彼六師證此六軍卽依毛義後鄭不破之則亦與毛及先鄭義同與詩箋義異棧棧孔疏亦駁箋說云鄭之此言未是定說鄭志趙商問此箋引常武整我六師宣王之時又出征伐之事不稱六軍而

稱六師不達其意答曰師者衆之通名故人多云焉欲著其大數則
 乃言軍耳此正答常武六師而不申此箋之意是其自持疑也又臨
 碩并引詩三處六師之文以難周禮鄭釋之云春秋之兵雖累萬之
 衆皆稱師詩之六師謂六軍之師總言三文六師皆云六軍是亦以
 此爲六軍之意也案據孔說則臨碩引詩六師以難此經之六軍雖
 與械櫟箋說異而以六師與六軍爲二則同鄭釋則正依毛說與此
 注不破先鄭同足證彼箋之不爲定論矣又賈述易師彖義卽後鄭
 易注佚文天府疏及械櫟疏所引並略同云此周爲六軍之見于經
 也者于釋文作於是也各本並誤賈疏云此引春秋及大雅常武與
 文王皆是正經故云之見于經也云春秋傳曰王使虢公命曲沃伯
 以一軍爲晉侯此小國一軍之見于傳也者于亦當作於賈疏云莊
 十六年傳文以其新并晉國雖爲侯爵以小國軍法命之故一軍也
 云百人爲卒二十五人爲兩故春秋傳曰廣有一卒卒偏之兩者賈
 疏云宣十二年欒武子說楚之軍法云其君之戎分爲二廣廣有一
 卒卒偏之兩服氏云左右廣各十五乘百人爲卒言廣有卒爲承也
 五十人曰偏二十五人曰兩廣旣有一卒爲承承有偏偏有兩故曰
 卒偏之兩引之以證卒是百人兩爲二十五人意也案據賈說則服
 意蓋謂一廣有卒百人是爲廣包二偏偏包二兩偏兩卽一卒之內
 所含之數左傳杜注則云十五乘爲一廣司馬法百人爲卒二十五
 人爲兩車十五乘爲大偏今廣十五乘亦用舊偏法復以二十五人
 爲承副依杜說則以卒包偏別以兩裨卒一廣凡一百二十五人李
 靖問對釋左傳亦謂兩在卒外而云五十人曰兩每乘百五十人與
 服杜復異先鄭義

一軍則二府六史胥十人徒百人

疏一軍則二府六史胥十人

或當與服同也徒百人者賈疏云此非常也有軍則置之無則已府史不言府二人
 史六人而逆言其數者欲見所置非常故倒言以見義也詒讓案六

軍則十二府三十六史六十胥六百徒也此皆在軍別置與大司馬本屬之府史胥徒在官府者異

司勳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故書勳作勳鄭

司農云勳讀爲勳勳功也此官主功**疏**司勳者掌功賞之事軍事所賞故曰掌六鄉賞地之法以等其功**疏**尤重故屬夏官注云故書

勳作勳鄭司農云勳讀爲勳者段玉裁云說文力部曰勳能成王功也勳古文勳也是勳古文勳小篆實一字司農當云勳勳古今字而

云讀爲者時無勳字不敢定爲卽勳寧從易字之例也員聲熏聲聲類同在文魂部至叔重乃定爲一字豈賈侍中說與云勳功也者爾

雅釋詁文云此官主功賞故曰掌六鄉賞地之法以等其功者據本職文證勳功之義也

馬質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賈四人徒八人質平也主賈馬平其大小之賈宜**疏**

馬質者賈疏云馬者主以供軍之用馬質主平馬賈買之故亦列職居前也然不使與校人相近而在此者平馬大小賈直故使與量人

相近故也以其主馬故屬夏官詒讓案馬質兼掌給六軍之馬與校人專掌王馬異故與司勳掌六鄉賞地之官相次而不屬校人注

云質平也者地官敘官質人注同云主賈馬平其大小之賈直者質人主平定物賈此馬質亦主平定馬大小之賈直故皆以質名官

量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四人徒八人量猶度也謂量人者掌建以丈尺度地**疏**國之法及邦

國之地與司馬制畿封國事相因故亦屬夏官注云量猶度也者說文重部云量稱輕重也引申之以丈尺量度長短遠近亦通謂之

量廣雅釋詁亦云量度也云謂以丈尺度地者王制云司空執度度地注云度丈尺也以其職掌建國之法量市朝道巷門渠等皆是度